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八十八回 白兔莊農人說怪 西村地老丈談妖

降虛真人與清虛、凌虛、碧虛諸真，同將四妖帶至紫霞洞府。紫霞謂降虛曰：「今將四妖收伏，若何區處？吾欲以五雷掌訣擊成粉碎，除厥後患，如何？」降虛曰：「四妖尚有所用，不如俾彼師事三緘，他日萬鬼陣中，亦可為破陣之一助。」紫霞曰：「如真人言，美則美矣但不知四妖心內肯服三緘否也？真人且為勸之。」降虛曰：「如是，諸兄請坐片時，待吾去勸四妖，看彼若何回答。」降虛出，見四妖而詢之曰：「爾今為吾擒獲，欲生乎，抑欲死乎？」四妖曰：「生死何說？」降虛曰：「欲死耶，吾遣雷火擊爾；欲生耶，須拜三緘為師，幫助闡道。道闡明日，不少爾等仙真，勝爾在茲徒以妖法駭人多矣！」四妖曰：「承仙長施恩，有吾不死。吾亦知長為妖屬，難脫獸皮，願助三緘闡明大道，以成正果。然三緘仙官被吾難為如斯，恐不肯錄收吾輩。」降虛曰：「仙官三緘量大能容，不似小人之見。趁彼尚在玉房山下，爾等隨吾前去，拜在門前可也。」四妖欣然。降虛見四妖已服三緘，與紫霞言之。紫霞遂命正心子飛身來到山下，將三緘師徒呼轉，坐於路側。少頃，諸真同至。三緘參拜畢，紫霞謂之曰：「此四妖為吾等降伏，自知誤入獸道，難脫皮毛，而今願拜爾門。爾其收之，以為驅使。」三緘曰：「彼既難為弟子，恐於已收後變生意外，又將如何？」降虛真人曰：「諒彼不敢有是想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承師薦，弟子有何說辭？」降虛曰：「四妖前來，仙官三緘已錄收爾等。今歸門下，須知師宜敬重，不可因師教訓而為命是傲焉！要思爾輩修煉辛苦，始能化作人形；茲幸有緣，得遇三緘闡此大道。又兼三緘仙官傳爾先天，勤苦習之，其成道也，較諸人類為至易耳。吾今諭爾，爾宜謹遵！」四妖聞降虛言，環拜三緘門下。

降虛謂三緘曰：「四妖既拜爾門矣，宜各予道號，以便稱呼。」三緘曰：「九頭烈馬取為『道烈道人』，第一遊神取為『傳道道人』，第二游神取為『束心道人』，第三游神取為『慈祥道人』。」四妖得了道號，心內欣喜，隨同三緘下玉房山，緩向前途雲遊而去。紫霞等祥光駕動，亦各歸於洞府。

三緘師徒行約十數里，來至白兔莊。莊中居民俱以農業為事，農業外則非所知。三緘見是莊水秀沙明，林木暢茂，其心愛甚，意欲在此莊暫宿數宵，以慰梓里之念。奈人殊地異，欲入無從。正躊躇間，忽一少年負薪而至。三緘曰：「壯士，其欲歸村乎？」少年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居何地？」少年曰：「白兔莊中第三戶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乃雲遊道士，心愛是地幽雅，思欲一入貴莊，玩賞消閒，不知肯容納否？」少年曰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何不可容？況吾見道爺，道貌道心，能入吾莊，光沾不少。若不嫌敝閭粗陋，即隨吾去，亦可棲身。」三緘師徒遂尾其後，一趨一步，緩緩而行。但見天外煙生，疊疊山融成一片，村中日落，清清水色縹千層。三緘暗自思曰：一軸名畫，恨無繪師。若有繪師照此描來，懸於壁上，真不啻嘉陵山水，得睹奇觀！少年瞥見三緘沉吟不語，乃詢之曰：「村莊湫隘，不堪目入，道長悔其不應從鄙人而來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非也。吾觀貴村，山水映於晚霞之中，不讓海嶼仙境耳！」少年曰：「若山若水，乃天造地設，高低醜好，俱屬生成，道長尚世鄙之如斯，如入寒家，尚不若蓬蒿中藉以蔽茲風露者，其鄙之更當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聽爾所言，應是畫雕棟樑，五彩俱備？」少年曰：「吾乃農家者流，又非簪纓世胄，哪得有此？不過藁門圭竇，僅可遮夫日月焉。」少年言罷，已到戶外。犬見客而接吠，人拾級以齊登，入了重門，雖是茅屋數間，卻也佈置停勻，曲折有勢。

少年將三緘師徒導入堂內，忙呼家人曰：「貴客臨矣，可燃燈來。」家人捧燈來堂，安置案上，然後獻茗。不一刻，山肴野蔬，雜呈於案。師徒餐已，撤席閒談。又一老農由戶外入，詢之少年曰：「爾家何客臨茲？」少年曰：「雲遊道士耳。」老農曰：「吾久欲一會道士，今正有緣也！」少年曰：「而今尚坐中堂，爾去晤之。」老農不慌不忙，來至堂中，將衣抖了又抖，乃揖三緘而言曰：「老道爺來從何地？」三緘曰：「雲遊之人，有何所自？」老農曰：「幸叨道長不棄，辱臨村野，懇祈慈悲大發，為吾鄉治一怪焉！」三緘曰：「爾村有何怪物？」老農曰：「此怪出之已久，但恨治伏無人。」三緘曰：「其怪何如？」老農曰：「善能噬人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噬人而外，又有何能？」老農曰：「能使人妻子離散，家業傾消。」三緘曰：「是何妖物，如此之厲？」老農曰：「吾鄉慘遭其害，已數十家矣。道長慈悲在抱，如將妖物除卻，則吾村內黑童白叟均荷殊恩！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徒雲遊天下，無怪不服。即七足八手，六臂三頭，舉手收之，都如探囊取物。」老農喜曰：「道長有是法力，此怪可伏矣。」狐疑曰：「爾且導吾去視此怪所居在於何處。」老農曰：「今夜已晚，明日晨早，視之未遲。」果於次日黎明，老農直導狐疑，去在莊中第四戶上，以手指曰：「此即怪穴焉。」狐疑曰：「此乃村莊，怪物安在？」老農曰：「吾等待之。不過片時，怪必出也。」狐疑諾。頃見莊內走出一人，文雅風流，顧狐疑而叱之曰：「爾為誰？敢在吾門窺伺！」老農聞狐疑受叱，暗退籬下。狐疑得了斥責，亦退於斯。只聽其人大聲囑家僕曰：「今日門外有盜，恐竊啞啞者而來。爾等暗為窺之，如見竊吾家物，即與擒下。俟吾歸後，賞以皮鞭！」言罷，悻悻然去。狐疑詢老農曰：「怪在何地，還未見耶？」老農曰：「時才出戶叱爾者，非怪而何？」狐疑曰：「彼亦猶是人也，又無獐獍惡像，烏能食人？」老農曰：「山妖妖怪，獐獍在貌而不在心；是人也，獐獍在心而不在貌。」狐疑曰：「彼以縱惡，其所食者，無非稻、粱、粟、米、豬、羊、魚、肉而已矣，能生嚼人類如狼虎哉？」老農曰：「殆有甚焉。虎狼嚼人，嚼止一人之身。是人食人，並其家產而亦食也。豈但如狼虎乎？」狐疑曰：「爾言何說？」老農曰：「是人為人，術善警警。爾如常備肴饌，以充彼腹，彼心喜爾，凡事必為遮蓋。如久不予食，彼必是非刁弄。俾爾兩造起釁，因而在內假作好人模樣，說和其事，其實帶和而帶刁之。真使爾二家興訟詆時，央彼為證，彼乃巧於擺佈，活將爾產業傾盡，妻子離散，而又食他人焉。村人恨甚，為之贈以雅號曰『兩頭蛇』。祈道爺將此兩頭蛇收之，以使吾等安靜數年，恩沾不小！」狐疑曰：「收妖甚易，但須歸臚吾師。」老農聞言，又導狐疑而返。

三緘詢曰：「爾去打探此怪，可能收否？」狐疑曰：「此亦人妖也。弟子已知難伏，故托言稟師。」話猶未已，又聽門外犬吠聲聲。少年出曰：「竹籬外面，所立者何人？」籬下應曰：「吾西村李姓也。聞得貴莊宿有道長，善能收妖伏怪，吾家一妖最惡，特來請彼前去，為我驅除！」少年轉到堂中，向三緘師徒曰：「西村李老，特請道長師徒前去收妖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師徒將要他適，不暇久留矣。二次來此，與彼收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雲遊天下，原為廣積外功。西村有妖，師如不收，將害盡生靈矣。知而弗救，功安在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師之所以不允者，恐又屬人妖也。如老農所說，爾能收乎？」狐疑曰：「西村之地，豈盡人妖耶？吾不信天下人妖如其多也！」三緘曰：「天下人妖，較多於山精水怪，是言確切不移。況山精水怪，可以法寶伏之；至於人妖，不可伏以法寶，無非巧為辯說，以化彼心。爾隨為師歷有年矣，素知人心難化，宜急迴避李老之招。」狐疑曰：「待弟子問明，如果人妖也，速速迴避。否則，吾師徒何妨作此功德，與彼殲除？」三緘曰：「爾速出問，毋稍緩焉！」狐疑出，問之李老曰：「爾家有何妖物？須實為我言。」李老曰：「爾問此怪，其問怪之心性乎，抑問怪之形像乎？」狐疑曰：「爾先言形像，俾吾察何妖屬，好帶法寶來村收之。」李老曰：「是妖首上毛髮甚夥，約長數尺，兩乳下垂，兩足如錐，其面則紅粉相兼，此怪形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心性若何？」李老曰：「心性最毒，不可相近，近則以爪擊人。」狐疑曰：「所噬何物？」李老曰：「善噬魚、肉、豬、羊、布、匹、綾、羅耳。」狐疑曰：「是必山魃也。」忙忙退入，細述怪之形像、心性。述已，催三緘起程。三緘曰：「收紫光時，吾嘗戒爾休誇大口，爾不吾信。後非為師一番言詞，打入紫光心坎，何能收伏？今到西村地面，如係紫光之類，爾去收之！」狐疑曰：「如果紫光類也，弟子一力收伏，不勞吾師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既然如此，爾等收拾法寶，速投西村！」出得戶來，李老導以前行，延至其家，設筵款待。三緘乘隙暗問李老曰：「爾言妖物，歷此幾許路途？」李老曰：「即在寒家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既在爾家，何時出現？」李老曰：「出入未定。祈道長稍待半日，必有所見焉。」三緘不復問，吩咐徒眾：「各將法寶隨身。主言此妖出入無時，須謹防著！」卻說李老請三緘師徒在於家中，已經二日，其妻謂之曰：「爾所請者，實係何人？」李老甚畏其妻，含糊

應曰：「朋友。」妻曰：「既屬朋友，可遣去矣。胡為流連於此，將何粟米與彼食耶？」夫婦言談之間，李老幼女向母告曰：「父所請者，道士也。」其妻謂其女曰：「爾父請此道士，所為者何？」女曰：「聞父請來，以治母蠶者。」妻聞女言，粉面生紅，雙肩倒豎，高挽翠袖，緊束雲縵，手提木棍一根，竟向中堂飛奔而出。